

風景

我愛死這片風景。

從小時候住的眷村後山的芒果樹，俯瞰村莊，每個房舍可盡收眼底，總勾起我無限回憶。即使離開村莊工作這麼多年，每次回來還是會爬上樹，看這美麗的景色，尤其是黃昏時，大地盡成一片澄紅。

即使天天看百遍也不膩。

從這可以看見我家，黑灰色的屋瓦，擺著一排排盆栽的院子，有松樹、蘭花，雖然因為最近疏於照顧而變的雜亂，但在之前可是美不勝收的。

嘿！那條長凳擺在院裡，那是某年夏天屋裡熱的難耐，我跟爸一起抬到屋外乘涼的。

村口那棵榕樹仍然扶疏，高中我跟阿芬約會時每次都約在那見面，再一起走去城裡看電影。

起風了，我緩緩轉個方向。

啊！可以看見里長伯的家了，庭院裡有一棵木棉的那一棟四合院。

小時候爸總是愛帶我去那摸八圈，嘴裡說啥帶我去手氣會比較好，其實是怕媽發現他去打牌，帶著我總可以偏個理由說是要帶我出去玩之類的。

但他們打牌我沒興趣看，常跟里長伯的女兒到處去溜達，也就是阿芬。

我跟她從那時就認識了，村裡到處都有我們的足跡，我們在彼此的童年回憶裡留下笑聲。

里長伯家後面的小池塘似乎還留有兩個奔跑的身影，那時我們都想說要釣大魚跟回家跟叔叔伯伯們炫耀，但總是魚沒釣到半條，倒爲了抓蝌蚪而沾了一身泥回家。

後來我們的遊戲範圍越來越廣，從村裡的廢棄房舍到整座後山；常常呼朋引伴四處抓蟬、玩鬼抓人、偷摘王阿姨家的蓮霧，一起玩的朋友也越來越多，但我特別喜歡跟她在一起的感覺。

求學的路上也都有對方的身影，每逢考試，就會相約到半山腰的孔廟拜拜，她立志當老師，而我則想當董事長。

當我要去城裡打拚時，她已在隔壁村小學裡擔任老師了，我們在村口的榕樹下約定終生。

在城中的日子很辛苦，時常填不飽三餐，但我都用盡辦法省下錢當做車費，才能多回來跟她相聚，當我灰心想放棄時，她常常打電話鼓勵我，「要跟她永遠在一起」的希望成爲我繼續奮鬥的力量。

要不是來了個男老師，我跟她早就結婚了。

算了算了，撇開最後的結果不說，她給我的回憶就跟這個村莊、這片風景一樣美好，我相信她對我還是抱有一份感情，所以我天天到這裡來等她——這裡也是我們在某年夏天一起捉蟬時一同發現的，可說是我們之間的秘密。

忽然，颳起一陣強風，我的脖子已爛到撐不住腐敗的身體，「啪」的一聲斷裂，身體隨即重力加速度墜下，重重壓在我放在樹腳旁，阿芬的喜帖上。

還好我的頭還圈在繩子裡，可以繼續凝視這美景。

